

前言：2012年的新春，每一個香港人的心中，都有着不同的願景。我們當然知道聲聲爆竹、絢麗煙花、不盡人流都是繁榮的註腳，然而，我們也應當看到這片土地上，有人或為歷史所遺忘，或為精英社會所邊緣，或為現實所排斥。他們對新年，也有着與我們一樣的期盼。



# 老戰士的冀望 新一年更美好

如果將歷史的頁碼鎖定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，東江縱隊這個名字在香港歷史中是非常響亮的。在日據時代，他們給幽暗中的香港市民堅持下去的勇氣。新一年來了，當年馳騁沙場的老兵們，他們在想甚麼？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各界人士向老戰士們致送的旗幟。

## 老有所為，精神長存

上水這個離內地最近的地方，有一個愛國社團——香港老戰士聯誼會，由東江縱隊的老戰士組成。聯誼會共有102人，幾乎都是八十歲上下的老人。其中，45人參加過抗戰，另外57人參加過解放戰爭。會議室裡，主席台兩側分別豎立國旗與區旗；上方懸掛着當年東江縱隊「四大天王」的照片。

為了讓新一代香港人了解國家以及東江縱隊過去抗日的歷史，聯誼會從內地購買了許多關於建國史、軍隊史、戰爭史、地方鬥爭史的書籍。他們也經常在圖書室舉辦講座，將他們過去與日寇交鋒的經歷講述給下一代人聽。

接受本報專訪的是聯誼會負責人之一、東江縱隊老兵馮錦標。由於他的父親被日寇殺害，國仇家恨使他第一次上戰場時沒有半點膽怯與驚慌，他將消滅日寇戲稱為「打蘿蔔頭」。但仇恨的另一端是服從命令，日本投降後他接到「不准殺害俘虜」

的命令，他壓住心中的怒火，前往樟木頭接受日軍投降。

老有所為是老戰士們一直的信念。馮錦標介紹，除了宣講自己的戰爭歷程之外，他們還積極組織和參與香港的社區活動，例如福利署舉辦的「風中暖流」計劃。他們也經常宣揚老年保健、食物養生等方面的資訊，得到長者的高度評價。

## 對生活無怨

從一個戰士變成一個普通市民，馮錦標需要很長的適應期。由於日寇殺了自己的父親，導致整個家庭破散，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在廣州的家。1958年，他收到哥哥寄來的一封信，希望兩人能在香港相聚。因此，他離開內地，赴港定居。初到之時，他適應不了香港的快節奏生活，後來為了團結工友、爭取權益，他加入了本港一個勞工組織——種植工會。

比起工作的艱難，當時最艱困的是港英當局對愛國團體、人士的打擊與壓制。提到這段經歷，馮錦標有「恍如昨夜」之



聯誼會負責人馮錦標。

街坊都是從電視上知道那麼多年來他們身邊有一個游擊隊員。

據馮錦標介紹，老戰士們現在的生活狀況並不算好。有人住劏房，有人住公屋，很多人領取綜援，加上他們都八十多歲了，身體難免有病痛，他們負擔不起私家醫院的診金，公立醫院的輪候期又很長，許多老兵都直呼「病不起」。而港府發放給長者的生果金，那些領取綜援的人是沒有資格再領了。

港府對老戰士沒有補貼？馮錦標無奈搖頭，指出港英時期英國將抗戰的功勞全部搶走，所以東江縱隊的身份根本得不到認可，無法獲得官方資助。那時的「太平洋戰爭基金會」也未將他們囊括在照顧範圍內，參加英軍的人士可以獲得墳地安葬，但是這些戰士們卻沒有，反而中央政府給予他們名譽認定和經濟撫恤，他們一直很感恩。馮錦標堅定地說，無論生活多麼困難，老戰士們始終愛國愛港。

## 新年願景澄清歷史

老戰士的眼淚一直教記者難以忘卻，在流下淚水的瞬間，他們會沉默。他們的沉默或許是百轉千迴的複雜心情，或激動，或憂傷，或失望，或困頓。他們的過去不為人知曉，更不為人理解。保留一個讓他們自己去暢想和思考的空間，或許是我們最該做的。每臨香港重光、日寇投降紀念日，比隆重的悼念儀式更重要的，是理清這段曾經被湮沒的歷史。如果說，在港英時期，老兵們隱藏輝煌的過去是不得已的妥協，但今日，我們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再將不該塵封的記憶抹去。

是老戰士給我們在新時代生活的希望，

是老戰士給我們追尋未來的可能，是老戰士用自己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幸福的基礎，也是老戰士點亮了今日香港的燈火璀璨。然而，沉醉在商業喧囂中的市民可曾真誠、虛心聆聽他們的訴求？可曾對他們如今的生活多看一眼？對他們，我們永遠都有一份愧疚與自責。老戰士們的過去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精神，永遠是這座城市甚至整個國家彌足珍貴的財富。

他們的新年願景就是澄清歷史與關懷當下。澄清歷史，老戰士希望自己當年的奮鬥歷程能夠獲得社會的認同與接納。如果說在殖民時期做到這一點有困難，但時至今日仍然對東江縱隊的歷史持回避、模糊、動搖或是懷疑的態度，則令人難以接受。用生命打造的幸福，我們有理由去呵護和善待。關懷當下，老戰士希望政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，多興建公屋與居屋，增加公立醫院的資源，也希望新一屆特首可以站在中下階層的角度，完善政府的施政。這些願望人人會講，但從國家功臣口中講出這些新年願景，令我們有無地自容之感。

能否善待老戰士，是這個城市良心的考驗。即使崢嶸歲月的印記已漸漸逝去，即使忍受着周遭的誤解與歧視，即使被社會遺忘，老戰士也不曾抱怨自己的孤寂。他們的心中，永遠是國家第一、社會第一、民眾第一。直至今日，他們的新年願景足以證明：他們依舊沒有背離自己當年的理想與誓言。當我們向他們致以新年問候時，可曾認真看一看、聽一聽他們的新年願景？老戰士們老有所為，那麼我們——無論是政府還是市民，又是否做到讓他們老有所依？



戰士們時常閱讀地方戰爭歷史書。

青年與老戰士們合影留念。



感。年輕時，他經常參與愛國工會組織的社會運動，加上來自內地，經常遭政治部門監視，社會整體的氛圍很緊張，他也被稱為「左仔」。因此，他將自己曾經是東江縱隊成員的身份隱瞞下來，近四十年，無人知曉。為了穩妥起見，連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過去在內地抗日救國的經歷。直至1995年，為了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，本港愛國團體在尖沙咀舉行大型慶祝會，馮錦標才第一次公開自己的身份。家人、朋友、

# 新年話車公

每年農曆新年，很多人都會去車公廟上香、祈願。這種風俗差不多已有數百年。廟中的工作人員，會虔誠恭敬地稱呼這位南宋末期保護過皇帝、救助過百姓的大將軍「車公爺爺」。雖然無從得知車公的準確名號，但市民眼中的「車公」，究竟是怎麼樣的形象，這可以從車公廟的建築佈局探知一二。位於沙田的車公廟已有百年歷史，在1993年形成今日的格局。從殿宇的排列、配件的安置、諸神的位階可發現，車公的崇拜是多元化的趨勢。

首先，車公爺爺具有類似於關公一般的民間守護神榮耀。在車公廟入口，「車轉普天下般般醜心變好，公扶九約內事事改禍為祥」的對聯，讓上香的市民們如同吃了定心丸——有車公爺爺在，便可否極泰來。因此，車公爺爺一直被視為沙田的守護神。不過隨着土地不斷開發、信仰傳播擴大，車公爺爺要操勞的地方似乎也越來越多，成為了嶺南百姓心中的平安神。深圳也有稱為車公廟的地方，便是例證。

其次，車公爺爺也成為了道教諸神體系中的一個神。在車公廟正殿內兩側，分別是元辰殿和福祿宮。元辰殿中，以六十一甲子為計數的六十位太歲大神，以天干地支就位，每位大神各管一年，權責分明，前來敬拜的香客可直奔所需生辰八字的大神處請福，省去諸多冗餘之事。而在福祿宮中，五路

財神在其中辦公，分別是大家最為熟悉的「龍虎玄壇真君」趙公明、「東路招寶天尊」蕭升、「南路招財使者」陳九公、「西路納珍天尊」曹寶、「北路利市仙官」姚少司。分管四路不同方向的財神爺，在「一把手」趙公明的統一領導下，紓解民困、散財於民，堪稱「國不與民爭利」之典範。如此一來，元辰和財神，分列車公爺爺兩側，雖各自內部自稱系統，但車公爺爺矗立於正殿、手執長刀之形象，實乃表明其為諸神統帥。

再者，車公爺爺有諄諄長者、百姓之師的風範。正殿外兩側有武將文臣的石雕，在中國古典的廟宇建築中，往往地位極其崇榮、堪與日月同輝、流芳百世之人，其廟宇或陵寢，才可在正殿之外立文臣武將，以彪炳其為國民所建的赫赫之功。車公爺爺當年奮力抵抗元朝軍隊，守護幼主，不離不棄，是忠孝仁愛的典範。國人向來以「天地君親師」為尊崇對象，車公爺爺勤王愛民，是周公道統承繼的傳人。因此，在入廟長廊上，鐫刻的「二十四孝圖」，正是善訓民風、啟以公序良俗的最好途徑；鐘樓與鼓樓的對視，也映出車公爺爺乃國家忠烈的地位。

從今天的角度來看，車公爺爺是最標準、最典型、從北方南下而來的移民。第一，他不出生於香港；第二，他在香港究竟有沒有住滿七年，也是一個未知



車公廟正殿外景。

車公英姿煥發。

數。但是，車公爺爺給這裡的百姓帶來了福祿壽，帶來了仁義禮智信，帶來了平安與幸福。他老人家能被香港人崇拜至今，也是高尚情操的感染與淳樸品質的傳播。

從拜神的角度來看，拜神不僅僅是一種索取，也是奉獻。簡單來說，除了許願以外，也要看看車公爺爺是否高興。具體而言，在大家為車公爺爺點上一炷香時，也要想一想車公爺爺他老人家是否希望大家小

氣、自私或是狹隘。大家崇拜車公爺爺的方式已經變得越來越多元，那麼，心中的一份自閉是否已經打開？

崇拜方式的多元、信眾人群的多元，也應當帶來社會心理的多元，如此才能夠持續守護多元社會包容的本質。否則，信仰流於形式、拜神徒有其表，即便是矗立於廟堂之中的神像，也會有失望的一刻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